

谨以此书献给这座城市里或坚守、或迷茫、或沦陷的爱情

卡奴

谢络绎 著

火苗舔着塑胶卡片时偶尔
发出的劈啪声此时是告别厅的
全部语言。

“杀死何岚的是这些卡片吗？”
一个声音不停地在他的耳边回响，
“杀死何岚的是这些卡片吗？！”
他打开了自己的包，好多卡啊！
五颜六色，异常鲜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卡奴 / 谢络绎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104-3616-1

I. ①卡… II. ①谢…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77670 号

卡 奴

作 者: 谢络绎

责任编辑: 邓 婧

封面设计: 主语设计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行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编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网址: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330 千字 印 张: 18.75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3616-1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序 致我们“卡”住的时代

写这篇序言的时候，我正要去杭州。

打点行装时，我照例将包括身份证在内的各式各样的卡清理了一遍。我必须带上一些须臾不能离开的卡，就像带着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又必须将一些暂时用不着，但是很重要的卡存放在家里，以免在外遗失。清理着清理着我突然哑然失笑，嘿，我不正是谢络绎笔下的那些被各种各样的卡套牢的“卡奴”吗？

昨天晚上，当我终于看完络绎的这部新著后，已是深夜。站在阳台上，眺望四周，这个城市的天际线仍然一片璀璨橘红。无数的工地正在通宵施工；无数的高楼正在日夜崛起；无数的人正沉浸在夜色之中，或辛勤劳作，或享受夜生活而无法安眠。京广线上，列车正像电影胶片一样，悄然而快速地滑行。我的眼前，出现了无数熟悉而陌生的脸庞，他们是佟伟，是厉飞扬，是阿来，但很少是谢琳。

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节奏实在是太快了，快得常常令人喘不过气来。富得太快，穷得也太快；一夜翻身得太快，一朝身败名裂得也太快。我们的空气中仿佛弥漫着激素，大家争先恐后、前仆后继地抢着先富起来，抢着超越对方。多年前，我曾经开过玩笑，说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个“方便面”的时代，每个人都幻想着拥有一碗方便面，用开水一冲、一泡，马上就膨胀，就可以食用，就可以立竿见影、吹糠见米了。于是，快餐盛行，正经吃饭的倒是越来越少了。等到冯小刚的《手机》一出来，大家笑过之后，猛然发现，我们的生活不仅离不开快餐，而且，也越来越离不开手机了。人类为了追求快，追求便捷，追求速度与效率，创造了形形色色的手机，但是，到头来，手机给我们带来了财富的同时，也

带走了我们曾经拥有的朴素的、愉悦的、自由自在的慢生活。

现在，谢络绎的《卡奴》来了。一个美丽而妙曼的年轻女作家，像《皇帝的新衣》中那个小男孩一样，用纤纤手指戳破了一层窗户纸：原来我们的肉身、我们的生命早就被形形色色的“卡”而卡住了、套牢了，无法逃遁。甚至当你生命完结后，你想有尊严、有秩序地离开这个世界，都需要你的亲人用各种各样的卡，铺平天堂之路。于是，我们发现，工业化的悖论、信息化的悖论、后现代的种种荒谬，其实早就与我们形影相随。人类为了解放自己，不停顿地创新啊、创造啊，创造了无数的人间奇迹、无数的硬件，到头来，这些硬件全部成为人类自身的禁锢。

卡，便是这些硬件的缩影与象征。

于是，谢络绎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当代的拉斯蒂涅的故事，而是一个当代中国人的普遍困惑：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我们追求现代化，究竟是为了什么？

当下的中国，就实实在在地卡在了这个困惑的十字路口。

我们说现代化绝对不是硬件的现代化，相反，当一个社会的硬件越来越好的时候，软件的和谐与平衡就显得更加重要。这个软件，就是文化，就是制度，就是信仰，就是道德，就是人文关怀，就是思想与精神的力量，就是个体与民族的尊严，就是人格、人性与人类自身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没有卡，有多少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卡的奴隶，还是卡的主人。

《卡奴》的立意正在于此。

在我的印象中，谢络绎是个感性的诗人，她写的小说充满了诗性，同时又具有强烈的写实意义，从她的小说中我可以看到她对当下生活的敏锐的触觉。她擅长一刀就切进生活的深处，然后，将原汁原味的生活的横断面切给你看，哪怕是血淋淋的，但绝对是新鲜的。她有这种天赋和本能。

我相信，这本好看的书，会带给读者朋友们许许多多的审美愉悦，许许多多的现实思考。

董宏猷

（武汉作协主席、文联副主席）

2012年4月15日 于武汉至杭州旅次

“献给我们的爱情”

第一章

当地时间十一时零五分，佟伟从伦敦希思罗国际机场登机回国。

从要回国的头一天起他就开始兴奋，像第一次被公司派出国时那样激动，那时去的是东京。在他拿到机票时，仿佛看见一条铺着红毯的星光大道，踏上它，荣耀、金钱，他想要的一切就会接踵而至。

事实的确如此。三年来，他被公司派往世界各地的知名企业，由一个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城市底层的孩子，一跃成为具有全球视野、见多识广的白领。每一次的新鲜体验带给他的欣喜都令人难以想象。他还记得刚出校门时，有两家企业向他抛出了橄榄枝，其中之一便是他现在供职的公司——世界知名软件服务外包公司。招聘时他们在待遇一项中注明：各种出国机会。于是，佟伟便不假思索地做出了选择。然而无论什么事，多了就会泛滥成灾，当他频繁游走在国与国之间，就像一个普通人上下班那样平常甚至机械时，那漫长的，短则五六个小时，长则二十个小时的国际航线，就像一场场出发前就能预感到的大堵车一样，令他烦躁不安。

但今天这一趟却是与众不同的，不在于又一个难啃的硬骨头项目终于胜利结束，也不在于他将从这个外包项目中获利良多，而是在地球的另一边，迎接他的不仅有崭新的朝阳，还有花一样的厉飞扬。见过她的人都知道，她比凌晨六点的阳光更有吸引力。佟伟已经半年没见到她了，思念的焦灼深入骨髓。就在昨天，佟伟一头冲进百货商场，选了一枚漂亮别致的钻戒，打算飞机一落地就向厉飞扬求婚。

这是一个大胆而疯狂的想法。因为尽管他跟厉飞扬颇有渊源，但正式确立恋爱关系也不过是去年年底的事情，而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他们只见过三次面，每次相处的时间都不过两周。但那真的没什么，爱情这个东西不能以时间长短来衡

量深浅，有些人十年八年都不过细雨轻风，有些人却能在瞬间电闪雷鸣。向厉飞扬求婚成为佟伟唯一的追求和精神寄托，让他超越了飞来飞去生涯中所有的无聊，让赶场一般的机械生活变得有趣。

岂料一跨进机舱大门，佟伟就知道这一趟除了等待，上帝还给他安排了一件比较有趣的事情打发时间——向空姐讨要电话号码。就在佟伟确定了回国时间后，段潇智特地叮嘱他一定要订国航的飞机，原因是两个月前段潇智坐同一班飞机离开伦敦时遇到了一位袁姓的美丽空姐，十一个小时之内，他一直想找机会认识对方，却终在犹犹豫豫间蹉跎掉了太好的机会，与梦中情人失之交臂。当时他已经辞职，不再是佟伟的同事了，以后将很难有机会再飞这条线，也就再难见到这位空姐，这使他落地后懊悔不已，无比痛恨自己如此怯懦，只好每日对着一张偷拍的照片失神。他把照片传给佟伟，说，跟你们家飞扬比是不是不相上下啊？你要是飞这条线的话一定得帮我要到她的电话号码啊，哥们儿的幸福人生就全靠你啦。佟伟立刻骂他没种，这种事还得他出手。

由旋梯进入机舱时，佟伟一眼看出站在门口迎宾的空姐正是段潇智日思夜想的那位，本人比照片上还要漂亮。那一刻他的内心也起了波澜，激动得差点上前一步跟她握手，说一声幸会幸会。平复了一下心情后，借着起飞前不多的时间，佟伟迅速跟段潇智联系，说人找到了，基本搞定了。然而坐定后前后一看，佟伟这才感到这事不太好办。这么个封闭的空间里，那么多人看着，怎么下手呢？他暗自责怪自己不该逞这个能，也隐隐怀念起一上飞机时的那股冲动。失去了那一瞬间的血脉喷张，在一个看起来近乎完美的目标面前，象征勇气的火苗会慢慢熄灭，取而代之的只会是更甚的难为情和退缩。斗争了足足一个小时后，堆积在机舱外的一团团白云可以作证，为了他在兄弟面前的面子而非兄弟的幸福，佟伟终于勉为其难地与走道边上的一个女孩调了下座位，为搭讪空姐铺设道路。

“对不起，我有点拉肚子，得不停往卫生间跑。”说出这个理由后，佟伟自己都觉得很掉价。

没想到女孩愉快地答应了。她起身先让佟伟从窗户边上移过来，再自己扶着椅背挤身换进去。他们中间空了一个座位。这女孩二十岁出头的样子，小眼睛，短头发，穿一件双排扣短上装。此后她开始跟佟伟攀谈，期间因为对他手里的PSP感兴趣，很自然地从窗边换到了佟伟的身旁，佟伟却下意识地朝外挪了挪屁股。他本来就对这种中性装扮的女孩子不感冒，何况他已经有了厉飞扬。佟伟有意冷落对方，对女孩提出的话题爱理不理，慢慢地，女孩也就安静了，只是仍不愿回到窗户边上去坐。

佟伟冥思苦想搭讪空姐的办法，可想来想去，生怕被对方当做滥桃花，那样的话短发女孩此时的尴尬便会是他即将遇到的。他因此一直不敢轻举妄动。眼看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佟伟把笔记本电脑用到没电，把看过的电影又看了一遍，还断断续续昏昏沉沉地睡了两个小时，这中间他最大的胆子也不过是不断地按铃叫水喝，却在袁空姐熟练地递给他想要的东西后，埋头猛灌自己。这样一来他还非得不停地往卫生间跑不可了。事情在别人那里总是简单的，轮到自己，十有八九还不如别人，人家段潇智好歹还拍了张照片回去睹物思人，他此时却连偷拍的勇气都没有。眼看时间不多了，怎么办呢？佟伟焦虑到手心直冒汗。就在他又一次按下服务铃时，短发女孩看出了端倪，哼了一声后终于挪到了窗户边上。袁空姐走过来，面带微笑地问他这回是不是还要可乐，已经带来了。佟伟见骚扰了这么多次她依然不急不恼，一咬牙将内心所有的冲突点燃了。他直奔主题：

“请问你方不方便留个电话给我？”

他的声音极小，小到空姐欠了欠身子才听到。她把手中的可乐放到佟伟已经撑开的桌板上，看着他，脸上堆着笑。佟伟心想，有戏噢。没想到她说：

“对不起，我一般不用手机，不过我可以把我老公的电话留给你。”

短发女孩立刻捂着嘴笑了起来，空姐的小车推走了之后她都还在笑，到后来笑得前仰后合。佟伟转过身去对着女孩，反击道：“笑什么笑啊？不是我，我才没这个兴趣呢，我为我哥们儿要的电话。”女孩还是笑，一边笑还一边摇头。佟伟的脸涨得通红，他从衣服口袋中取出钱包，翻开后亮给女孩看厉飞扬的照片：“我有女朋友，漂亮着呢，一会儿你就能看到。就她那样的……”他往过道深处指了指，“也就我哥们儿能看上吧。”女孩看了一眼照片，冷笑一声转过脸去。佟伟用余光前后扫了一眼，慌乱地抓起桌板上的杯子，结果手一抖，撒了一裤子水。

“妈的，还没这么丢过人咧。”佟伟在心里骂道。北京时间六点半，在一片迷蒙的蓝调之中，飞机降落了。由于天气不好，根本看不见太阳，只有一些絮状的云彩轻袅地浮在深灰色的空中，但这并不影响佟伟的心狂跳，因为他知道，属于他的小太阳正等在出口呢。起身收拾行李时，他特地从包里取出首饰盒，放进贴胸的口袋里。飞机上刚刚发生了什么，他已经全部抛到了脑后，虽然他的裤子仍是湿的，大腿根部一片冰凉。然而当他兴奋地拖着两个行李箱冲向出口，他并没有从并不太多的接机人员中找到厉飞扬。他停下来，向远处张望。这时候有人过来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佟伟高兴地转过身去，一看却是飞机上的那个短发女孩。

“女朋友呢？”

她扭着头看他，意味深长地笑笑，然后一转身扬长而去。佟伟恨恨地瞥了她一眼，转过神来解决自己这边的问题。他打电话给厉飞扬，说自己已经到了，问她在哪里。厉飞扬声音闷闷地说，对不起啊，接不了了，昨天晚上的活动拖得太晚了，现在躺在床上头都直不起来。佟伟像个气球一样一下子被放了气。他装做若无其事地叮嘱厉飞扬好好休息，转而又说：

“要不要紧啊，要不我现在去看你？”

“不了不了，我补一觉就好了，你赶紧回家吧。”

佟伟只好独自一人走出机场。他打了一辆车，无精打采地看着窗外。太阳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冲出了云层，但并不鲜亮，像被一层塑料纸蒙着，看上去脏兮兮的。它让一切都变得灰暗了。佟伟怅然地打开首饰盒，里面的钻戒虽然小，但买的地方很牛，客观上把失掉的分又补了回来，这使它看起来很完美。他叹了一口气，心里盘算着错过了久别重逢的第一时间，他还能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借它来完成心愿。闷坐了一刻钟后，前方岔道口上的一个巨型广告牌吸引了佟伟的注意。上次回来时，这个广告牌上有一个房地产项目的广告，现在却白底红字写着“虚位以待”四个字。虚位以待，佟伟琢磨着这四个字，感觉就像在说自己。他仿佛找到了知音，在的士经过它数十米远之后仍回过头去看，看它被一片鳞状淡红色的云彩衬出一丝孤独的王者之气。就在佟伟于瞬间感受到安慰之时，反方向车道上迅速驶过一辆的士，看上去跟前前后后其他的士没什么不同，却深藏着佟伟心中的那个小太阳。

厉飞扬坐在里面。窗户半开，风扑打进来，席卷着她的长发，她用手拢住它们，眼睛半闭，卷翘的睫毛密密地搭下来，神情看起来有些许醉意。中年司机一直从后视镜中偷偷看她，从她上车起就没间断过。看她冷得缩成一团，他说：“冷的话把窗户摇上去啊。”

厉飞扬像是没听见。对于无关紧要的人她一向视若无睹。来之前她不小心喷多了香水，张强不喜欢她的香味太过浓烈，换衣服又来不及了，只好借这个办法尽快散去一些。她保持着刚才的姿势，一动不动，一心只想快点到机场。

十五分钟后，当厉飞扬踩着十厘米的高跟鞋飞奔到国际航线出口时，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正好缓步走出来。她就像刹车没刹住一样直接扑进了他的怀里。

与此同时，佟伟的电话响了起来，段潇智埋怨他开机后竟然不先报告战况。

“得手没有？”他问。

佟伟烦躁起来：“没有没有，那女的有老公了。”

“什么？……喂喂喂……”

不等段潇智讲完，佟伟迅速挂断了电话。然而没过两分钟，电话又响了，佟伟心虚地扫了眼来电显示，看到是家里的号码，这才按下接听键。

“到了吗？”母亲问。

“到了，晚上的事跟他们都打好招呼了吧？”

“说好了，都来。”母亲的话带着一股欣然。佟伟满意地点了点头。一想到晚上又能在亲戚面前风光一回，他被厉飞扬弄得十分低落的心情一下子恢复了生机。这一次回来，只招呼亲戚的开销就得过万。不过这钱佟伟愿意花，也认为花得值。自参加工作以来，佟伟因为时常在世界各地周游而显得很神秘，加上也确实赚了些钱，赶在房价激进爬坡前给家里换了一套新房，如此一来，亲戚们再也不敢小看他们了，有个什么活动便开始通知他们一起参加。此时，随着的士的车轮滚滚向前，他一点一点离家越来越近，“近乡情更怯”的感觉便逐渐强烈起来，仿若学生时代进考场一般，生怕遇到搞不定的题目，考个不及格尊严扫地。

“喂，飞扬，感觉好点了吗？”他邀请她参加晚上的饭局。上一次是半年前，当厉飞扬挽着他的手在亲戚面前巧笑顾盼，他能感觉到那些人的羡慕嫉妒恨慢慢由心底爬到脸上。

“不了，晚上还有一台秀要走，明天再联系吧。”厉飞扬站在机场洗手间外，话音刚落就被张强从后面团身抱住。

“宝贝儿，你的背影真性感。”他说。

她把手机收好，侧着脸由他亲了一下，立刻将刚才的那个电话忘到了九霄云外。

城市中灯火通明之时，人们开始把酒言欢。

佟伟坐在母亲早早订好的大包房里，在三个圆桌前与每一个人碰杯。他听到有一个亲戚的孩子明年考大学，愿望是北京大学，于是当场许诺：

“好好考，考上了我给你封红包。”

“好噢！”大家开始起哄，“封多少啊？”

“老规矩，两千块起步！”

有人向佟伟的母亲敬酒：“养了这么好一个儿子，有福气啊！”

母亲虽然笑着，鼻子却开始泛红：“福气什么啊，我们家老佟到现在也没找到啊……”

佟伟赶紧转到母亲身边，端起她的酒杯，空晃一圈说：“今天高兴，不说那

伤心话。来来来，我代她干了这一杯。”

气氛及时回到适宜把酒言欢的轨道上了。酒过三巡，大家开始拉家常。

“你儿子现在怎么样啊？”一个浑身上下就肚子上横着一圈肉的瘦女人问她身边的人。

“啊，还行。”

现在，听到有人提起这个混世魔王，佟伟趁着酒兴要了他的电话，并当场打给他。

对方的声音听起来老成到可怕，这让佟伟在电话拨通的两秒钟内一时不知道该跟里面的那个人扯些什么话题。倒是对方立刻猜到了八九分，不等佟伟发出邀请就说：

“对不住啊，有重要客户要陪，不然亲戚朋友那么多人一起聚会，热热闹闹的，我肯定到场。”

佟伟自然是不依不饶的，他并不挂电话，大声对在场的亲戚们说：“他说他忙，有我忙吗？我早上才下飞机，时差还没倒过来呢。”

大家于是起哄说，不行不行，一定得来。

对方一听这情况，在电话里说，那这样吧，你那边完了以后来我这儿，我请你，算是赔罪。接着他说了一个地方，宜悦堂。佟伟因为不经常在国内待，也不知道那是个什么地方。

“看情况吧。”佟伟并不急于表态，看上去有那么一点点傲气。这正是他希望表现出来的样子。

送走所有的亲戚，佟伟打了辆车陪母亲一起回家。此时已经是晚上九点了，曲终人散后的空虚和夜幕降临带来的不安全感滋长了抓心挠肺的相思。佟伟已经很累了，却越来越强烈地想要见到厉飞扬。他打电话给她，没有人接听，再打，再打，打了五六遍都没有人听。这时候的士司机听到同行通过电台询问有谁知道宜悦堂，他拿起对讲机说，伙计，你拉的都是高级人士咧，去这么奢侈的地方。

佟伟立刻找到了可以分散注意力的事情——也许请混世魔王喝上一杯后，厉飞扬那边也就忙完了。他于是先下车，交代了几句后让母亲独自回家了，自己则走到马路对面去，先电话跟对方联系上，接着挥手拦了一辆的士，说：“宜悦堂。”

佟伟感到司机明显丢了一个眼神过来，有一种上下打量的味道。他来了精神，心想这宜悦堂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呢。汽车很快从沿河的主干道转上一条小

路，两侧的梧桐树枝叶繁茂，黑糊糊地压下来，显得这条路极其隐蔽和神秘。更为神奇的是，这条路的尽头明明是个十字路口，却在正前方延伸出去的五十米左右的地方设置了一个关卡，四个保安背着手两两守在两侧。的士开过去后，保安朝车里看了看，问佟伟有什么事。

“会个朋友。”佟伟故作轻松地说。他有一点儿紧张，感觉这里有点儿像电影里演的那种黑道头目的聚点。

保安手一晃遥控起了栏杆，与此同时对着对讲机说：

“一辆的士进去了，一位客人，车号……”

进去仍是梧桐小道，走了差不多两百米，眼前这才豁然开阔起来，一座巨大的铁门拦在一个小广场的深处，四周是红色的围墙。铁门之外站着几个穿深色西装的工作人员，有的指挥自驾来的客人顺着大门右侧的通道去停车，有的毕恭毕敬地迎接已经行到门口的客人。面对如此阵式，佟伟心虚起来，再次电话联系混世魔王。很快一个服务生身上的对讲机响了起来，简单核实了身份后佟伟被请了进去。走过一条由四五米高的绿色植物夹成的甬道，再穿过零星摆有咖啡桌椅的宽阔草地，一幢被投射灯打得通体透亮的西班牙式风格的建筑映入眼帘。还未等佟伟看个仔细，负责接应的服务生便将他引进一个空间开阔的四面摆有高大木制酒柜的大厅，中间是一组一组的酒红色皮沙发，人们隐身在一盏盏朦胧的落地灯的光影中，低声交流着，个个显得高贵、优雅、有教养。

看到佟伟进来，那个被他称作混世魔王的人——张强，从沙发上站起来，很有涵养地冲他招了下手。佟伟失望了，原来那种长大了会长变的说法是骗人的。十几年前的张强就比佟伟高出半个人来，如今佟伟一米八的个头人群里也算玉树临风了，但在张强面前，却怎么看都一副小跟班的样子。待佟伟走近，张强握拳轻轻抵了一下他的肩膀，说你小子跟小时候一个样子啊。还未等佟伟说话，从最近的一个酒柜后面闪出一个窈窕的身影。张强立刻把佟伟拉着转了一个身说，来来来，我跟你介绍，这是我女朋友。

四目相对之时，佟伟完全傻掉了，她分明是自己半年没有见到的厉飞扬啊。

“啊，我的手包好像落到卫生间了，我去找找，你们先聊。”她迅速离开现场。

“她……”佟伟指着厉飞扬问张强，“你的女朋友是不是有个孪生姐妹啊？”

“哈哈，”张强笑起来。可能是海拔和占地面积都比较可观的缘故，他笑的时候胸腔能产生共振，使得笑声如同排浪般，节奏感特别强，“哈哈……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男人啊，见到哥们儿的漂亮女朋友，霸占不成就希望对方有个一样

漂亮的姐妹。”

佟伟尴尬极了，马上替自己解围：“还说见客户，原来是偷偷会女朋友，不仗义啊。”差一点，他就在“女朋友”前加上“我的”两个字了。

“你打电话来的时候我的确是在见客户，晚上这里有个活动，就留下来了。”

佟伟才不想听这些：“我先去趟洗手间，是不是在那边？”

“是啊，去吧。”张强坐了下来，若无其事地摆弄手机。

佟伟找到卫生间一看，是那种男女通用的，一间一间封闭得很好，顶上还吊着水晶灯。他挨个查看，前面几个都是空的，最后一间听到敲门声，厉飞扬慌张地从里面出来，又绕过佟伟匆匆地跑掉了。佟伟立刻调转方向朝外面跑去。洗手间外背向大厅的方向有一个通道，走到尽头是一扇虚掩的门。佟伟推开门，看到外面是一个小露台。他顺着台阶往下走，感觉到身后有人就立刻转了过来——厉飞扬双臂交叉放在胸前，静静地倚在门边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佟伟走到她跟前。

“你都看到了啊，我爱上别人了。”厉飞扬挑衅地直视佟伟。

“为什么？”他被她无所畏惧的眼光看得几乎要哭了。

“我现在只是一个小模特，大学又没念完，吃的是青春饭，如果不赶紧找个靠山，下半辈子就只有等死的份儿了。”

“靠山？”佟伟指向门内，大声说，“他哪点比我强？啊能当你的靠山？”

“他是世界知名企业的中国区首席代表，而你呢，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工程师，跟他差着十好几级。你们两个，你说说看，谁更有资格当我的靠山？”扔下这句话后，厉飞扬绕到佟伟身后，打算回去了。

佟伟一把拉住她：“给我时间，做到他这个年龄，我也可以成为总裁，自己当老板都有可能，完全有能力养你。”

厉飞扬挣开佟伟的手，淡淡地说：“就这样吧，太远的事情我没工夫想，分手吧。”

佟伟怔在原地，一时间天旋地转。他听到有音乐响起——

“曾经在我眼前，却又消失不见，这是今天的第六遍。电影里的配乐，好像你的双眼。我爱你，快回到，我身边……”

直到铃声果然响了六遍，他才如梦初醒地按下接听键。

段潇智气急败坏地问他怎么不接电话。

佟伟木然地举着手机，说：“我跟厉飞扬，分了。”

“什么？”段潇智停止了叽里咕噜。片刻沉默之后，他无比哀怨地说：“算了佟伟，厉飞扬和那个空姐，本来就是飞在天空上的女人，跟我们无缘哪。”

“那是你。”佟伟发狠道，“厉飞扬是我的同学，同窗共读五百天呢，这缘分还不够大吗！”

段潇智一听佟伟又拿“同窗共读五百天”说事，深知他中毒太深，想必分手也只是厉飞扬单方面的意思，便不好再多说什么，怕一言不合，反倒刺激了佟伟。

说起来当初与厉飞扬一场邂逅的人是他，却被佟伟以“同窗共读五百天”为由抢了风头。

那是前年的事了。

佟伟跟段潇智一起在巴黎做项目，两人在酒店刚刚住下，想去外面找点吃的。段潇智收拾好了先下来，在酒店大堂坐着等佟伟的档儿，他看到窗外一个身材高挑的亚洲女孩接了一个电话后无所顾忌地蹲下来痛哭一气。异国他乡遇到疑似同胞，且是一个女同胞在哭，段潇智便走上前去用中文问她是否需要帮助。厉飞扬抬起头的一瞬间，段潇智简直要失去理智。这哪里是一个人，分明就是一个仙。尤其是那对水汪汪的丹凤眼，要不是段潇智努力克制着，他真的相信能把他的魂吸进去。厉飞扬告诉段潇智，她本来很有希望赢得一个大品牌的走秀机会，但刚刚他们打电话来说，因为创意的需要，取消了采用亚洲模特的计划。两个人正聊着，佟伟过来了。段潇智把他拉到一边说，这个女的是我的啊，别跟我抢。佟伟却自顾自地迎向厉飞扬，然后一拍巴掌说，老同学！他们确实是大学同学，但不是一届的，佟伟大三的时候厉飞扬大二，出去参加了一个模特选秀节目，从此离开了校园。佟伟转而对段潇智说你别跟我争，我们可是“同窗共读五百天”的老同学，缘分源远流长，你即使争也争不过我的。一开始段潇智还有些不忿儿，可看到佟伟花的那些工夫搭进去的那些钱……短短六个月的时间里，佟伟为厉飞扬买了五个包四双鞋两副耳环四条项链品牌化妆品无数，共计十八万元。他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这中间的一半都是佟伟借他的钱买的。段潇智不仅庆幸自己逃过一劫，还劝佟伟赶紧收手。就在他们严肃地讨论这个问题时，佟伟接到了厉飞扬的短信，说：“今天起做我男朋友吧。”佟伟一下子蹦了起来。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他们两个总共相处了不过五十天，要说有什么感情，段潇智宁可相信那是他对钱有感情。佟伟却不这么看，但他到底怎么看的此时此刻也说不清楚。他只知道自己不仅被甩了，还被从小欺负他的人给羞辱了。他垂头

丧气地走下露台走到草坪上，打算直接从这里离开，却在拐到门前的通道上时遇到了张强和厉飞扬。她挽着他，一副小鸟依人的模样。

“我猜你就会找不到回去的路，所以出来找你啦。”张强笑嘻嘻地说。

佟伟终于明白，从他问厉飞扬是否有个孪生姐妹开始，张强就猜出了是怎么回事，一直用一种看起来体面的方式打圆场。

一个服务生端着托盘向他们走来，说：“露天酒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佟伟正觉得喉咙冒火，顺手从托盘上端了一杯红酒，正要喝，被张强拦住了。他用左手的三根指头捏住杯脚，另一只手拎起佟伟的袖子，将他的手拿开，然后把杯子一扬，说：“你那么握着杯子，会让里面的酒温升高，糟蹋了这么好的酒。”他轻轻摇晃了一下酒杯后送到嘴边啜了一小口，说：“像这样，你也试试？”

厉飞扬轻蔑地将头偏向一边，轻轻拽了一下张强的胳膊。张强呵呵一笑把酒杯放回去，对厉飞扬说：“我们过去看看吧。”两个人就那么走了，留下佟伟脸色铁青地站在原地。他拉住一心想避开是非的服务生，抓起一杯红酒，猛地向地上砸去。随着“啪”的一声，附近三三两两的客人全都转过来看是怎么回事，唯独张强和厉飞扬无比淡定地继续向前走。

“厉飞扬！你等着，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后悔！”佟伟气急败坏地冲着那个美妙却沉默的背影大声喊叫着，心痛得五脏六腑都要被甩出来。

回到家里，佟伟和衣将自己扔到床上。想到一年来的付出，他又腾地跳起来，把厉飞扬的照片从钱包里抽出来，一下两下撕碎了，却又在忽然之间疯了一样去拼它，拼着拼着，他把脸放在厉飞扬残缺的照片上，痛哭起来。是的，厉飞扬说得没错，他一直跟着公司做外包项目，团队庞大，制度健全，待遇也不错，但没有学习机会，而且因为是以项目结队，项目完成了便另行安排任务，打一枪换个地方，说白了派出去就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很难获得职场上的发展。经济和社会地位都不占，无论哪个方面都不能带给她安全感。这就是包外服务的弊病，不如趁早从长计议。当时他不是没听进去，可一看到段潇智跳槽转做市场后，工资还不抵现在的一半，立刻灰了心。钱对他来说实在太重要了，看在高薪的分儿上，他还想再坚持几年。想来凡事还得自己去拎拎清，要不是今天厉飞扬丢给佟伟一顶绿帽子，他大概仍会由着惯性麻木不仁下去。

佟伟决定换工作了。上网更新了简历之后，他查看了一些世界知名 IT 企业

的网站，看到有对口的职位就把简历发过去。折腾了一个晚上，直到窗外微微发白他才觉得心里总算踏实了。而身心一旦松弛下来，脑袋便立刻涨得像有人往里吹气。佟伟一边揉太阳穴一边艰难地往床上爬，却在脚已离地之时想起还有一件事情没做，于是又回到电脑跟前，在搜索栏中输入“宜悦堂”三个字。

根据搜索到的信息看，宜悦堂是一家顶级私人会所，个人会籍费一万八千美元，公司会籍费两万美元。年费、服务费另计，主要从中外大集团的执行官和首代及大使中发展会员。

佟伟的欲望立刻升腾起来。他打开 word 文档，噼里啪啦敲了一份三年发展计划，将获得宜悦堂会员卡作为阶段奋斗的首要目标慎重地写进了计划书中。想了想，他把标题中的三年改成了两年。

凭借着相当的专业经验，佟伟陆续收到了好几家单位的面试通知，更凭着昂扬的斗志，意气风发一路过关斩将得到了其中两家世界知名外企的 offer。第一家每月薪资一万，全年发放十四个月的工资，另一家每月一万二，也发十四个月。

佟伟几乎是出于本能地选择了后者。

“厉飞扬，我要让你后悔！”他拿起那张拼起来的照片，盯着她支离破碎的脸，困兽一样赤红的双眼喷射出滚烫的心火。“我不是闹着玩的，”他说，“绝不是。”

第二章

入职这天佟伟特地修饰了一番。浅蓝色条纹衬衫搭配烟灰色毛背心，黑色的皮鞋一尘不染。打量过所有的细节后，佟伟出门了，他去签劳动合同。合同上的关键内容在面试的时候已经通过友好协商明确过了，所以这件事并不复杂。这是最后一道程序，完成后他的身份就会发生变化，从一个外包软件工程师转为软件研发人员。虽然还没有一官半职，但在工程师这个职位上，他已经位列第三级，离主管级仅一步之遥。此前未能更早转型而生的懊恼如此便淡了，仿佛这样的级别是天上掉下来的。